

黑哥小白妹



内 容 提 要

人美心不美，空损两轮腿。武林一黑哥，江湖四白妹。

神州九邪欲窃取玄玄经，三花追魂要争霸武林道，各门各派欲夺飞龙令符，比智斗勇，道阴用谋。

峨嵋、点苍、昆仑、少林屡遭惨祸，高僧、道长、神尼、丐帮个个横尸……

湖涯别墅，浪女脱衣露乳花媚功；

排云小筑，白妹临危解难萌恋情。

少侠表飞鹅驰骋江湖，得玄玄经；又获飞龙令符，却卷入恩怨是非之中；真是又爱，又恨，又杀：一掌劈死五美人，揭开面纱一看，结果是……



那壮汉正欲奸淫美妇，脑后一阵掌风袭来。

目 录

- ①·夜半奸情是毒谋..... 1
- ②·初涉江湖..... 17
- ③·救人引出少女情..... 32
- ④·玄玄经..... 56
- ⑤·深夜寻仇人..... 71
- ⑥·艳女笑杀色鬼..... 90
- ⑦·知人知面不知心..... 106
- ⑧·挖眼割舌..... 131
- ⑨·飞手夺令符..... 155
- ⑩·纯情少女情更纯..... 178
- ⑪·八十岁老头是小偷..... 203
- ⑫·白鹤真人..... 226
- ⑬·少侠落难茅草屋..... 249

⑭·人面兽心·····	271
⑮·湖滨别墅三媚女·····	286
⑯·浪女淫心一场空·····	300
⑰·和尚老道逛妓院·····	331
⑱·墓地搏杀·····	348
⑲·荒庙密谋·····	370
⑳·五华灭门之恨·····	384
㉑·水道泉雄·····	399
㉒·该杀的没杀死·····	409
㉓·小白妹·····	431
㉔·黄昏小店指迷津·····	448
㉕·女侠救黑哥·····	465
㉖·排云小筑萌情·····	478
㉗·燕云大煞·····	495
㉘·三白妹同恋一黑哥·····	514
㉙·神州九邪·····	535
㉚·正邪大混战·····	558
㉛·一掌劈断美人魂·····	585

第一章

夜半奸情是毒谋

苍穹如黛，月隐星稀。

夜色迷蒙，冷风习习。

喧嚣了一天的古镇，渐渐平静，偶尔从远处飘来青楼歌妓的吟唱声，细如蚊鸣，飘忽而去。

“救命呀，救命呀！”

但寂沉夜，陡然传来一女子惨嚎般的呼救，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。

街面上正行走一位老者，这老者一袭长衫如风，青须紫面，粗眉朗目，看上去是个身怀卓绝武功之人，他正是名列神州九邪之一琅寰鬼使廉星耀，今夜来鼎湖山访友，陡然却听到一女子夜半呼救。

“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”女子呼救声，一声紧似一声，声音越发凄厉、哀绝，如同孤坟鬼叫。

廉星耀循声而去，但见一楼台之下，半开着一门，门内烛火惨淡跳跃，似同阴府鬼火。

顺半开门向里望去，只见一面目清丽美妇披头散发，被一壮汉按于地上。那美妇虽无国色天香，但却姿色上乘，肌肤如玉，躯体丰腴，一只白藕般的胳膊正被那壮汉捉住，两粉腿已被压住，那美妇的衣裳，早被撕开，一对雪白的乳房全都露于外面……

美妇粉腿乱蹬，乳房乱颤。狂喊着、挣扎着……

廉星耀忖道：“这淫贱恶毒女子，可恶，可恨！”

廉星耀双臂暴长，两掌平推而出，名曰“翻江倒海”乃武林中至高掌法。只听砰的一声，那壮汉子一声闷哼，倒地吐血而死，掌风掀起一股暴飙，快似电掣，惊煞鬼神，楼台卷起尘埃一片。

从逆凌厉无比的掌风，已见老者武功造诣，已达出神入化之境。

那美妇芳魂甫定，望着地上死去的淫徒，长出一口气，忙过来施礼。

廉星耀见这美妇乌云散乱，半裸之体，连忙回遑，让她穿上衣服。

美妇稍作整理，秋波流转，娇声道：“承蒙老前辈搭救，待小女子给老前辈备些酒菜。”

廉星耀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救人如救火。”说完欲走，一只纤白的玉指拽住他的衣角，美妇道：

“老前辈救我一命，在这寒风刺骨的夜寒，至少要喝杯热茶，再走不迟。”

廉星耀执拗不过，只好坐在椅子上，美妇端来一盏热

茶。娇声道：“我家官人去江北贩丝舞已三年，只有奴家一人守着这典当铺子，没想到这依计，心存不良，欲污妾身，亏得老前辈及时搭救，永生不忘。”

美妇那如笋的纤细玉指，轻轻斟上香茶，茶叶味道好香，一股腥奇香从小茶碗中蔓延开来，香味越飘越浓。

廉星耀上下注视着美妇，凭着多年江湖阅历，觉得这女子，不象良家妇女，只见她扭腰晃臀，媚眼放着淫光。娇声浪语，不时从绿纱衣中闲露着那对圆圆的乳房。这种毫不掩饰的卖弄风骚，令人愕然。

美妇的风流俊眼，直视着廉星耀的双目，浪声道：

“奴家也是好清苦，我那愚蠢的男人，一去江北三年不归，想他也许与别的女人成就好事去了，只留下奴家在这里守空房，日子实在难熬。平生若能结识一下老前辈这样的英雄，也好打发这寂寞的时光呀！”

茶香越来越浓。

美妇说着，伸出她那白藕般的玉臂，端起一杯茶，纤腰一摇，站起身来，乌云般的黑发，披散在她那全部裸露的白如羊脂般的乳峰上。

廉星耀急忙接过美妇递过来的茶，轻轻呷了一口，好香呀！

清茶入肚，顿感热气贯身，香味又浓又闷，头脑略有些发晕，浑身软弱无力，廉星耀顿感这茶中有异，这阵阵香气有毒，他急运“散神闭气法”，亏得他只喝了一口茶，凭借他几十年的武功修为，早已把毒气排出体外。

那美妇见廉星耀双目微闭，已为得手。忙伸出玉臂假意柔情地抱住廉星耀，一只纤白笋指向廉星耀怀中探去。

美妇在廉星耀的怀中摸到了那个铁匣子，那里面装着武林秘笈“玄玄经”，美妇不由一阵狂喜。

“住手”陡然一声惊天暴喝，只见廉星耀一跃而起，手中挥出一把铁骨折扇，一式“拂光掠云”，涌出千重扇影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直袭那美妇的“眉心穴”。

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，美妇早被击碎半个头去。闷哼一声，一命归西。

廉星耀恨声道：“老夫岂是奸骗的吗？贱妇真是找死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一声夜枭似地怪笑传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又有无数声高亢清啸怪笑传来，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。

廉星耀疾步跳出屋外。

“一个辈份如此之高的神州九邪，竟摧花残柳，不愧哉！”

廉星耀看到在惨淡的月光下，晃动着三条黑影，他已听出是谁的声音。想要回避已晚……

廉星耀朗声道：“无耻之辈，是你们设计谋害老夫，这里不是交手的地方，走，到后面鼎湖山一役，如何。”

廉星耀说罢，一个起落，展开轻功飞向古镇后面鼎湖山。

“悬崖瀑布飞，玉龙挂寒空”，这两句佳咏，是昔人称咏鼎湖飞瀑，有感而作。

鼎湖位于粤南丰庆东北四十里鼎湖山顶，一入鼎湖山境，但见层峦叠翠，树林蓊郁，由庆云寺攀出而登，直至鼎湖，

寒潭十亩，一泓澄碧，其南峭壁千丈，悬瀑自天而下，宛如深谷穿云，碎玉攒冰，散珠喷雪，轰隆雷动，声震山谷，绚丽壮观。

突然，数声清啸腾起，高亢悠亮，回游山谷，袅袅不绝，似此名山胜境，竟有江湖人物光临，实乃大煞风景之事。

峭壁飞瀑之上，忽现一条身影，跟着，又有七条身形，在乌松藤萝间，倏隐倏现，飞扑崖顶，宛如天娇神龙。

眨眼，均如星丸弹泻，立在先来之人身前，月色映照之下，只见后来七人，僧、俗、道均有，形态不一，唯一相同者，是他们的神色凝重，炯炯逼视着先来一人，蓄势运劲，如临大敌。只见先登崖顶之人，是个红面虬须高大老道，身穿一袭细麻夏布长衫，右掌执着一柄乌光闪亮精钢摺扇。

他见七人先后落在他的身前，布立七星阵式，只用精光闪电双目扫了他们一眼，夷然不惧，呵呵大笑道：

“今晚一聚，乃老夫生平第一快事，哈哈，血掌天魔、燕云三煞、邓都无常、三手罗汉、北斗星君，怎么还缺少一位催命判官，想来他已有偏七位先去地府报到了。”

七人面上一热，北斗星君冷笑道：

“廉星耀兄，想我等同廉兄俱属神州九邪，理该气求相应，同仇敌忾，与那些自命名门正派人物，较一长短。然而，十年前廉兄与我等同在此处，破死万难，才取一部‘玄玄经’，言明九人合修，怎奈廉兄竟不顾道义乘机窃去，鸿飞冥冥。之后廉兄非但不念前情，到处与我等门下为敌，动则诛戮无辜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所以我们七人探出廉兄还是隐身鼎湖，相

约远道赶来重聚……”

话尚未了，廉星耀已自狂笑道：

“好说，好说，七位此来还不是为着‘玄玄经’，廉某何德何能，敢劳动七位相聚，利用淫妇，宵小之徒，夜半设谋，当属下三滥也！”

血掌人魔涂杰最性暴，翻着双眼，大喝道：

“廉星耀，这不是你卖嘴皮子的时候，废话少说，赶紧献出‘玄玄经’来，尚可饶你一死。”

琅囊鬼使廉星耀哼了一声，尚未答话，北斗星君已冷冷说道：

“一廉兄，我等来意显明，并未存下对廉兄为难之意，想那‘玄玄经’博大精深，疑难费解，以一从之力，难期大成，似廉兄耗费十年光阴，恐未有多少心得，何不取出，集八人之心智参悟发扬光大，岂不更好。”

廉星耀哈哈一声大笑，声调高越激昂，震人心弦，回荡夜空，竟凌掩足下鸣声如雷的瀑声。

笑声甫定，倏又面色一沉，正容说道：

“当年廉某取去‘玄玄经’时，实存下保全诸位之意，心知只要‘玄玄经’随便落在诸位任何一从手中，必引起杀身之祸，廉某与七位相处日久，难道不知七位心性为人，所以趁间盗去，今晚依廉某想法，诸位还是各返山斋光隐晦，善保真如为是，‘玄玄经’若被你们得去，武林中将又掀起一场滔天浩劫，误己误人，莫此为甚。”

北斗星君被这番话激得须眉乱动，其实他们此来确存着

一番私心，趁此一会，尽除异己，唯我独尊，只是‘玄玄经’现尚未探出下落，故暂时按捺住一腔怒火，默不作声。

当下北斗星君微笑道：

“那么廉兄是有意独占这部武学秘笈吗？”

只见廉星耀伸手在怀中取出一只小匣来。

这时山风劲疾，海起天濤，中天一轮皓月，散发出淡淡光辉，清澈无比，纤毫毕现，七凶顿时十四只精人眼光的聚焦，均朝廉星耀手中那只长可六寸，宽约三寸的小匣，露出贪婪的光芒。

廉星耀面露笑容，声咳一声道：

“正如北斗道兄所料，以一人之力，难期参悟透澈这部精绝上乘武学，廉星耀自知今生无望阐释疑奥，又不舍丢弃，是以用本身三昧真火将这铁匣凝练融成一体，宝剑利刃亦难启开，非须经本身无阳真力，化上七日功夫，尚须合度，过重则化成飞灰，过轻又白费真力，诸位不必妄想；不如弃掷寒潭之内，以待有缘。”

说着，作势欲将这只小匣往那飞瀑之下掷去。

忽喝声起，燕云三煞身如闪电扑出，个个五指疾探，向那只小匣飞攫。

铁匣才脱出廉星耀手中五寸，倏又被廉星耀收回，脚下一动，斜闪出一丈开外，身法极见巧快绝伦。

他才一沾地，邓都无常、三手罗汉双双扑来，各劈出一掌，激起一股狂风，如雷霆万钧般打到。

廉星耀一声哈哈长笑，蹶蹶而起，神龙掉尾，一个转侧，

往右飘去，身在半空之际，北斗星君一招“勾魂夺命”向前胸撞来，胸后血掌人魔亦推出一掌劲袭“心俞”穴，都是迅如电火，巧快绝伦。

好个廉星耀只足一踉；忽又平空上升八尺，双臂一张，迅快无俦飘落在两丈远近。

这一来，廉星耀本是以身诱敌，使他们自乱七星阵式。果然七凶，心为“玄玄经”所诱。利令智昏，各自为战。

廉星耀眼露神光，喜容一敛而隐，将“玄玄经”飞快地塞进怀内，一掌一扇，如风电闪的倏东倏西，全不假章法向。七凶攻去，身形飘忽，俱是凌厉致命的招术。

七凶怪叫连连，出手拦截廉星耀，这八人均是名负一时武林魔头，功力绝奇，非一时半刻可见胜负。

只见夜月星辉之下，兔起鹘落，弹丸泻射，那呼啸之声，此起彼落，声震山谷，与那飞瀑怒潮，互相鸣应，将这水秀山清中平添了几分恐怖。

蓦地，两道青霞涌出，但见剑气惊天，金星万点均朝廉星耀袭去，显然七凶心知今晚不能将“玄玄经”得手，若被廉星耀逸去，日后必不能安枕，是以北斗星君、邓都无常各掣出肩头宝剑，展出平生绝艺，以期制廉星耀死命。

一个时辰过去，八人身上均带了内伤，廉星耀仗着诡奇身法，东西飘忽俟隙进袭，才能支持这么久。

须知他们功力均在不相伯仲之间，以廉星耀一人之力，倘若妄施内力相拼，非但无济于事，而且速取其死。

月西星寒之际，八人均负伤累累，筋疲力尽，身形攻闪

略呈呆滞，显然都有力不从心之感。

一声惨叫声起，缭绕夜空，只见燕去三煞中老二一条身形，被廉星耀奋起一掌震飞，往那千丈飞瀑之下坠去，那声惨叫，凄绝人寰，惨不忍闻。

怒喝大作，廉星耀一掌震飞燕云三煞老二后，真力已将使竭，身形缓一缓，为北斗星君一招“周处斩蛟”，剑光倏闪，左掌齐腕截下，血喷泉涌，前胸亦中了血掌人魔一掌，登时气翻血逆。

廉星耀强行压住逆气，闷声不哼，右手铁骨摺扇旋身一挥，一式“玄鸟划沙”，涌出千重扇影，登时将六凶逼出五尺，随着一抖腕，铁骨摺扇激射而出，往邓都无常“章门”穴打去。

邓都无常见这柄摺扇，劲风嘶嘶，闪电打来，暗暗心惊这廉星耀端的功力超绝，重伤力竭之后，尚能打出这种劲厉手法，剑身边闪，将摺扇格飞，身形急如飘风般，与其他五凶联手再攻。

廉星耀摺扇打出，急腾身一跃，掣出那匣“玄玄经”一晃，怒喝道：

“你们再进一步，廉某就将这只铁匣掷入鼎湖寒潭之内。”

六凶果为其一言所慑，同时止步。

血掌人魔睁着贪婪双眼，狞笑道：

“廉星耀，你中了老夫一掌‘化血蚀骨’掌，已无法活上一个对时，乖乖将‘玄玄经’献出，还可容你全尸。”

燕云三煞中老大、老三，雁行痛折，怒喝一声，双双扑

去，只见两道青霞一闪，截住燕云双煞身形。

北斗星君那都无散双剑交叉拦住二煞。但听北斗星君冷声道：

“二位志切昆仲之仇，贫道决不反耐，只待取得‘玄玄经’，听凭二位处置廉星耀如何？”

燕云双煞同声了一声，双眼凝视着那只铁匣上。

小人以耳导心，六西斋为“玄玄经”所惑，默然算计如何独享其成。

这时廉星耀已逼住左腕血喷，尚点点坠血。洒了满地，面如金纸，无复先时红光满面，气度非常的神情，他见这一计收效，暗暗心喜，佯装神色惨然道：

“廉某现在自知人力不可胜天，这匣‘玄玄经’天意不让我廉星耀保存，夫复何言！既承座掌人座赵兄承诺廉某全尸，这匣‘玄玄经’但凭六位造化了。”

说着，右掌一甩，那只铁匣往右侧千重藤莽中飞去。

六凶一见，各腾身纵起，往那只铁匣飞去方向扑去。

廉星耀真力已竭，身形摇晃欲倒。

这时，在廉星耀存身不到寻丈处，一块峭壁怪石之后，突闪出一人，将廉星耀背起，几个起落，奔入苍郁密林中。

片刻之后，那鼎湖绝壁飞瀑之上，斜月光辉映照，山风，树涛，瀑雷，仍是一片人闲鸟静——

破晓之际，天色泛出一丝鱼肚白，晨雾方流，细雨霏霏，在鼎湖内后一处幽邃山洞中，廉星耀面色苍白，闭眸

不语，盘膝坐立壁角，运功行气，身旁端立着一个五旬上下老者，双眉紧蹙，凝视着廉星耀，神情不胜忧虑。

这座山洞，上倚百丈峭壁，下临千寻悬崖，洞外藤罗密虬，只有叶隙中可射进天光，可说是险峻隐蔽异常，无虞外人发现。

弥漫晨雾渐渐消失，金轮乍涌，洞内满佈着圆孔形阳光，只见廉星耀苍白的脸上透出丝丝红晕，睁开双眼，透里黯淡而感激的目光，投了那老者一瞥。

那老者掀眉一笑，脸儿浮出一片歉疚之色，道：

“小弟得廉兄飞鹤传书，立即星夜赶来，怎奈还是来迟一步，累及廉兄断腕伤胸，罪该万死。”

廉星耀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你我是什么交情，怎能说这虚套话，亏得贤弟这一来趁虚施救，来迟藏身山石后不动，可见贤弟心计超人，否则你我必遭毒手——”

说着，两眼神视洞顶，若有所思。

须臾，干笑一声道：

“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如非九年前我领贤弟来此一游，你岂能背着愚兄到此，现在六凶倘不是在你取我夺中，定是在寻觅愚兄下落，他们一向杀人天口，那会容愚兄苟延残喘。”说时频频喘息，声音微弱。

那人见状暗暗替他难过，忙道：

“廉兄不可多说伤神，此时还须静养为是。”

廉星耀摇摇头，道：

“贤弟不要耽忧，愚兄只需调摄得法，还可活上十年二十年，只是今生今世不能妄用真力了。”

双目中不禁泛出泪光，哀莫大于心死，一个嗜武若命的人，一旦丧失了功力，怎不万念皆灰。

那老者黯然叹气，沉静了须臾，才道：

“廉兄，你既知七凶要来，何不远避些时，他们寻不着廉兄下落，还不是各自返山，何致让他们将‘玄玄经’得手？”

廉星耀面上浮一丝得意微笑，道：

“愚兄怎想不及此，只是不愿罢了……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年之非，愚兄名列神州九凶之一，生平积恶难数，自十年前得手‘玄玄经’后，才放下屠刀，回头向善，一心一意潜修那匣‘玄玄经’秘笈，然而……”

他面色顿转愧容，又道：

“愚兄读书无多，一部‘玄玄经’满是古代文字，费时三年，旁证索引，才得摸出途径，不过愚兄从前所学均是旁门左道，不是内功正宗心法，要学那‘玄玄经’，除非废除一身功力，从头循序习起，这又谈何容易，愚兄行将就木，如欲学而有成，则无异缘木求鱼，不然空负绝学适济其恶，所以将‘玄玄经’放回铁匣，以本身三昧真火融一体……”

这时他说着喘息加重，微弱乏力，他从怀中取出一只小瓶，倾出三粒异香扑鼻药丸，吞服腹中，闭目调息。

那老者闻言忍不住问道：

“这样说来，廉兄为何将‘玄玄经’甩掷，六凶中任何人得去，岂不又将荼毒武林吗？早知如此，廉兄何不孤身远